

# 生日

□ 伍月凤

大牛踩着清早的露水，来到村口的小溪。

今天儿子生日，大牛昨晚在溪口扯开一张网，想网点鱼虾做个好菜。大牛收网时，听到从溪底传来“哗啦啦”鱼摆尾的响声，心里像喝了二两酒一样舒坦。

“草鱼，鲫鱼……”大牛清点着收获，突然，他住了嘴，很快嘴又张得能吞下个鸡蛋。网里，一只褐绿色大甲鱼正惊慌地划拉着四条短腿，想往外爬。大牛按住甲鱼背，甲鱼扭过脖子咬大牛的手。大牛抓起甲鱼，将甲鱼头往地上顿几下，甲鱼吃痛，头缩回甲壳。

“大牛，干啥呢？”岸边，村长旺哥停下摩托车问。旺哥摩托车上绑着一个装满鸡鸭鱼肉的筐。“我网的！野生的！”大牛兴奋地举起甲鱼用力晃着。

旺哥忙跳下车子，凑过来：“得有3斤！卖给我吧，500块。”拿起甲鱼又说：“今天娘生日，亲戚都来吃饭，上这道菜忒有面子。”

500块可不少了。大牛犹豫了几下，说：“今天也是我娃生日……”

村长“哦”一声，又看了好久才放下甲鱼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野生甲鱼大补，我娘牙口不好，可最适合她吃了。”

大牛张了张嘴，到嘴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大牛提着桶回到家，媳妇在灶上熬稀饭，儿子在屋檐下刷牙。大牛把桶重重地放在媳妇身边，媳妇一看，欢喜地叫：“仔耶，今天好口福，你爹网到甲鱼了！”儿子吐掉满口泡沫，两步窜到桶边，掏出甲鱼，叫着让娘做甲鱼。大牛待两人看够了，才说：“村长娘今天生日，想买这甲鱼，我想着，还是给他算了。”“你差这点钱？孩子也生日！”媳妇看儿子撅起嘴，心疼了。

“头发长，见识短！”大牛说，“咱想修个新房，这批地基还得村长点头不是？舍不得甲鱼，你张得了嘴？”大牛拿个袋子，从儿子手里抢过甲鱼放进去。儿子含着泪跑回房，背起书包又跑出来：“妈，中午我不吃饭了。”说完，踢飞门口的小板凳，跑了。

“都是你惯的，小王八羔子。”大牛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没奈何，只得回头骂媳妇。

“他王八羔子？你是啥？不做饭了。”媳妇火钳一丢，握了两个水煮鸡蛋去追儿子。

大牛在门口抽了两根闷烟，还是一咬牙，提着袋子出了门。

来到村长家，村长正和村里的大厨老李在商量菜品。大牛想，村长孝顺，小生日也请厨师，这甲鱼可没送错。村长看到提袋子的大牛，忙不迭跑过来，说着感谢的话，又从衣兜里摸出500元往大牛手里塞。

大牛边摆手边后退：“看不起人不是？你娘就是我娘，孝敬咱娘的。”

村长又塞几次，都被大牛挡了回去，只好拉住他，让他别走，中午一起喝一杯。大牛想起媳妇的态度，便停了脚步。村长家来了不少人，大牛回到厨房看老李做菜。老李正麻利地拾掇甲鱼，他将甲鱼放在案板，左手拿根鸡骨头在甲鱼面前逗弄，甲鱼慢慢地伸出头，一口咬住了骨头，老李右手“咔嚓”一声，剁了下去……大牛看得目瞪口呆，竖起拇指：“老李，不愧名厨！”

老李很受用地笑笑，又利落地点盖、剥角膜、掏甲鱼蛋，然后，将甲鱼过油、爆炒、小火慢煨，再放入八角、桂皮、香叶等佐料，锅里飘出浓郁的香气，令大牛深吸了几口气。

老李拿出瓦钵，将甲鱼装钵。甲鱼蛋配熟黄豆放最底下，切成块的甲鱼肉放上面……

“我尝尝您手艺。”大牛拿副碗筷，夹出好几个蛋三大块甲鱼肉，顺手扯个保鲜袋，走到角落吃起来。

老李继续将甲鱼头、脚、背壳拼成一个完整的甲鱼，盖在最上面，小火慢炖着。大牛对忙碌的老李说：“村长家宴，不好打扰，我还是回去了，劳烦告诉一下村长。”

大牛到家，媳妇不在，大牛随便吸溜几碗稀饭，扛了锄头出门干活。傍晚，大牛顶着一身臭汗回来，媳妇和儿子已坐在饭桌前，看到大牛，两个人都没做声。大牛瞟一眼桌上，只有炸鱼块，鲫鱼汤，便走到厨房，忙活了一小会，出来递给儿子一个小碗：“吃吧，大厨老李做的，可香了。”

儿子看见碗里，有几个甲鱼蛋、三块甲鱼肉。

陶雨田是窑工，窑场就在神牛岭下。

神牛岭峰峦叠翠，山中不仅有白鹤、梅花鹿等珍禽瑞兽，光灵芝、虫草一类名贵药材就有一百多种。黄镇多山，惟独神牛岭钟灵毓秀。村里老人说那是神牛地。乍一看还真像：牛头朝东，牛尾朝西，中间平缓的是牛背，底下两面鼓起的山坡是牛屁股。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土丘不用说也猜得出是神牛粪。站在神牛岭上俯视山下，靠土丘筑起的19座砖窑就像牛粪堆边生长的野蘑菇。

据晚清举人陈安琪先生考证：这一片砖窑的历史老长，最年轻的一座生日也赶上了慈禧。

神牛岭下土好，适宜做砖，而且满山生长白栎树。俗话说：松木烧瓷，栎木烧砖。用栎木烧出的砖色青，有韧性还抗压。从三楼抛下也摔不碎。过去都是用船装了运进大城市，如今南京古城墙上还有一块墙砖刻了“陶子迂”三个字。这个陶子迂就是神牛岭下的窑工。黄镇的陶雨田是他的后人。

陶雨田是窑工，但不是普通的窑工，他有一技之长，窑工和窑主都称他陶师傅。烧砖至关重要是火候，火候决定质量，只有会看火才称得上师傅。陶雨田不会看火，但他会观天，你或许会说，观天与烧窑没半毛钱关系，这你就错了。神牛岭山深涧陡，林木繁茂，云来千壑暗，日出一山烟，时不时就来一阵山雨。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根本不管用。而刚脱好的砖坯最怕淋雨，一旦淋雨，窑工的辛苦打了水漂，窑主的银子就打了水漂。因此烧窑也和种田一样，靠天吃饭。而陶雨田知道天下不下雨，什么时候下，下多久。屡试不爽。人们都叫他活神仙。

刚解放那阵，陶雨田还是愣头青，一个下苦力的普通窑工，并不受人待见。那

时，窑归私人经营，老规矩，鸡叫三遍各家窑主就要催窑工起床，赶早和泥脱坯。早晒干早上垛。这天是个好天气，窑工都早起上工，只有陶六指家的窑工受陶雨田蛊惑，太阳晒屁股还窝在床上。陶六指气不打一处来，唤醒陶雨田说：“雨田啊，叔跟买家都签了合同，按时交货，你这不是破叔的财是要叔的命！”

陶雨田说：“叔，这不是为你好么！”

“鼓动我的窑工睡懒觉，还是为我好，真是修理人不用刀。”

陶雨田见六指叔误会了，说：“叔，午时之前天要下雨，上工也是白忙活。不如让窑工休息好，明朝干活有力气！”

“蒙鬼，不愿干明了说，哪有你这样讨生活的？”

“叔，真的有雨！”

“还要大白天说瞎话，青天朗日能下雨？”

陶雨田说：“打个赌，天若下雨，每个窑工加一盘红烧肉如何？”

“天下下雨呢？”

“我白干一年不领工钱！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上午，天上没有任何征兆，午前忽然从山头飘过一阵山雨，而且雨势不断加大，窑场上脱好的砖坯来不及上垛，全被雨淋了。不但砖坯废了，还要花工夫花时间清理。窑主们都佩服陶雨田有先见之明。陶六指错怪了陶雨田，一诺千金，中午给窑工每人加一份红烧肉。

又一日，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窑场都放假，陶雨田却带领陶六指家的窑工冒雨挖土和泥。没人不说这小子神神叨叨的，准是脑子出了毛病。没想到早饭后天上出了大太阳，而且老毒。他们脱的砖坯午后就上了垛。一来二去，人们发现陶雨田神了，他好像掌握了老天的秘

# 窑工陶雨田

□ 洪应龙

时，窑归私人经营，老规矩，鸡叫三遍各家窑主就要催窑工起床，赶早和泥脱坯。早晒干早上垛。这天是个好天气，窑工都早起上工，只有陶六指家的窑工受陶雨田蛊惑，太阳晒屁股还窝在床上。陶六指气不打一处来，唤醒陶雨田说：“雨田啊，叔跟买家都签了合同，按时交货，你这不是破叔的财是要叔的命！”

陶雨田说：“叔，这不是为你好么！”

“鼓动我的窑工睡懒觉，还是为我好，真是修理人不用刀。”

陶雨田见六指叔误会了，说：“叔，午时之前天要下雨，上工也是白忙活。不如让窑工休息好，明朝干活有力气！”

“蒙鬼，不愿干明了说，哪有你这样讨生活的？”

“叔，真的有雨！”

“还要大白天说瞎话，青天朗日能下雨？”

陶雨田说：“打个赌，天若下雨，每个窑工加一盘红烧肉如何？”

“天下下雨呢？”

“我白干一年不领工钱！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上午，天上没有任何征兆，午前忽然从山头飘过一阵山雨，而且雨势不断加大，窑场上脱好的砖坯来不及上垛，全被雨淋了。不但砖坯废了，还要花工夫花时间清理。窑主们都佩服陶雨田有先见之明。陶六指错怪了陶雨田，一诺千金，中午给窑工每人加一份红烧肉。

又一日，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窑场都放假，陶雨田却带领陶六指家的窑工冒雨挖土和泥。没人不说这小子神神叨叨的，准是脑子出了毛病。没想到早饭后天上出了大太阳，而且老毒。他们脱的砖坯午后就上了垛。一来二去，人们发现陶雨田神了，他好像掌握了老天的秘

# 太阳花开自葳蕤

□ 单淑芹

作，舒畅宁静，气定神闲。浑身舒展开来，就像那开放着的太阳花……

儿子媳妇中午都不回家，小孙女也在幼儿园吃，她一个人的饭也简单。热热早上剩下的饭菜，吃几口，再睡个囫圄觉，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。她就开始准备晚饭，她熬粥总是要放好几样东西：糙米、荞麦片、薏仁、饭豆、大米、小米、红枣……感觉这样熬出来的粥才好喝，才营养丰富。

这个时候她常常发怔，想到留在老家的他，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再三叮嘱，直到那边故作不耐烦地说一句：“知道了，你把孙女和自己照顾好就行了！”她才笑笑，继续干手中的活。

熬粥的间隙，做一个鸡蛋炒苦瓜，再炒个菜心，凉拌一盘海带丝，切一碟腊肠，配上一两样小咸菜，足矣！

大大小小的盘子，碟子摆好，粥也熬好了。门铃响，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女回来了，脆生生地喊奶奶，那娇嫩的声音，让她一天的劳累和孤独都无影无踪。一家人坐在餐桌旁，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，他们吃得越多，她就越开心。

她就是我的姐姐。儿子在城里安家，生了孩子后无人照看，姐夫要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老人，就让姐姐一个人来了。

年轻时的姐姐，是个走路带风的女子，干活利落，人长得也漂亮，是十里八村数得着的姑娘。和姐夫结婚后，凭着勤劳能干，翻盖了老屋，给老人和儿子又各起了一处新院落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村子里婚丧嫁娶的大事，总少不了姐姐这个性格开朗的人去帮衬。姐夫对姐姐，是敬

密。陶六指待他如座上宾，不但加了工钱，吃饭还单独开小灶。很让窑工们羡慕。窑主们好酒好菜送上门，要套陶雨田的秘密，陶雨田缄口不言，实在逼急了说：“我哪有什么秘密，瞎猜呗！”

不说不要紧，窑主们眼睛都盯着他，你怎么干，我怎么干。有人不信邪，结果自讨苦吃。

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，窑场都归了大集体，生产大队聘请他做专门掌管天气的大师傅。工分跟书记走。这在神牛岭烧窑史上还是第一次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重视环保，神牛岭下19座砖窑全封了，窑场也平整成了耕地。如今陶雨田80多岁，当年的窑主李瘸子说：“雨田师傅，现在窑也没了，咱哥俩都黄土埋到了颈，该把秘密说出来了把！”

陶雨田说：“我真的没秘密，你看！”他指着神牛岭下两面山坡说：“那中间凹下去的像什么？”

“嗯，像牛屁眼。”李瘸子嘴快。

“上面那一条柱状的烟呢？”

“好像神牛放屁！”

“这不对了，烟散了明朝就是响晴天，烟没散，明朝没有阵雨也是阴，若是赖在山头不肯走，保准大雨滂沱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这些还不够么？”

“陶雨田啊陶雨田，”李瘸子悻悻地说：“当年喝了我多少坛好酒，我一直把你当活神仙，原来不过学会了看云识天气，你就是个大骗子。”

陶雨田也不生气，调侃说：“老伙计，你还别不服，我晓得你为什么不懂得，因为我比你有心！你一生工夫都花在了女人身上。”

李瘸子默然。

重加疼爱，姐姐就像那满地的太阳花恣意地伸展、开放！

看到过许多给子女看孩子的老人，常常有许多牢骚，感觉自己像是做了免费保姆，累还得不到理解。豪爽又不拘小节的姐姐能与城里的儿媳和睦相处吗？

有时候，我和姐姐视频，她满面红光，告诉我，学会了微信支付，学会做一个新鲜的菜，或是学了一个瑜伽动作，教会了孙女一首儿歌，更可爱的是，土生土长、满口家乡话的姐姐，竟然学会了普通话！我知道，姐姐在短暂的适应期后，又把这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了。

这个姐姐呀，真的就像那顽强的太阳花，不管种到哪里，都会枝叶葳蕤、香气宜人……

有一次姐姐跟我说：“在大城市上班也不容易，我带好孩子，他们才能安心工作，我要保持好心情，锻炼好身体，尽量不给儿女增加负担……”我忽然明白姐姐为什么学瑜伽了。

照顾孙女、做饭洗衣、打扫卫生等生活中最琐碎的事，姐姐却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来做，或许就因为她是母亲吧？她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即使远离家乡，即使品尝孤独，孩子的事永远比自己的事重要……

为了孩子，她把自己活成一朵太阳花，一粒种子，或是一段茎叶，埋进泥土，就会生存下来，还要尽力地盛开，它虽然没有玫瑰的高贵，菊的芬芳，兰的高雅，但是它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顽强而又旺盛的生命力！